关　注

面对时代、观众、技术的多重变化——

电影创作要主动应变，更要守住“真”、落脚于“人”

□本报记者　杨茹涵

电影是讲述中国故事、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在媒介迭代、观众审美不断更新的当下，如何守正创新，以真诚的人物与故事跨越文化隔阂，构建富有感染力的中国形象，成为当下电影创作者持续思考的课题。10月23日，由中宣部电影局主办的第九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在浙江宁波举行。论坛以“变化中的守正与创新——电影和观众在一起”为主题，邀请电影编剧、导演、制作方代表、评论者及各地方电影管理者，围绕相关主题畅谈创作实践与行业思考。



《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欢迎来龙餐馆》剧照



在变化中寻找电影之真

论坛现场，2026年1月至10月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报告的发布引发广泛关注。报告显示，电影传播度均值达85.83分，较上年提升1.1分，连续三年稳步攀升；《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等影片激发观众传播热情，并转化为影片的长尾票房动能。与此同时，电影新鲜度均值达82.06分，反映出今年影片类型的多元创新格局。这组数据折射出观众对电影创作的新期待，也让创作者更直观地看到观众审美与传播方式的变化。

面对时代、观众与技术的多重变化，中国影协副主席、编剧张冀认为，电影人首先要秉持包容、开放的心态，主动应变。“应变本就是电影与生俱来的传统。从电视机、家庭录像带相继兴起，到碟片、流媒体、短视频等一波波媒介变革袭来，观影方式不断被重塑，观众群体持续被分流。电影行业一次次在冲击中调整表达、寻找出路，印证了主动应变是电影长久以来的生存之道。”张冀谈到，面向在多屏影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观众，创作者要真切走进当代年轻人的生活，体察新的社会议题，扎根现实进行创作。主动探索年轻化叙事、创新视听表达。“理解年轻人，才能够为他们创作。但理解年轻人，不等于丢掉自我，也不等于一味取悦。”他说，观众表层的情绪需求之下，不变的核心仍是情感需求，只是今天的观众更加看重真实、真诚、真挚的表达。而这份“真”与技术无关，它既是创作者的态度，更是作品所承载的精神价值。

今年夏天，文牧野导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该片聚焦中国厨师徐福在中东战场的漂泊经历，书写普通人在战争中的抉择与成长。谈到创作，文牧野认为，选择一个故事的起点往往源于感性触动：一旦某个题材瞬间打动自己，便会生出强烈的创作执念，愿意耗费数年时间推进，而不会先用理性预判作品能否成功。他的创作习惯是，先产生情感触动，再投入漫长的理性梳理——把大量时间放在大纲与故事片段的打磨上，厘清真正打动自己的精神内核，等叙事框架成熟之后才动笔写剧本。在他看来，感性是吸引观众、实现共情的能量本源；理性的价值则在于铺设叙事路径，依靠调研、走访、沉淀，把最初那份感动稳妥地传递给观众。“无论拍发生在什么地理位置的故事，只要主角或者我的视点是中国人，就要用中国人的视角展开。”他记得，此前大家在探讨“中国电影走出去”时聊到一个话题：想走出去，可能更重要的是根要扎在中国。“根越深，树冠长得越茂密，然后它就自然而然伸到国外去了。”

“保持活跃，保持创新，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与好奇，是我的创作方法，所以我总愿意在下一部作品当中去尝试陌生、不娴熟的领域。”导演、演员董成鹏（大鹏）谈到，《长安的荔枝》是他执导的首部古装影片，这部作品作为2025埃及“中国电影周”的重点影片在开罗展映。大鹏坦言，放映之前，他心里一直有所顾虑：故事和当地观众之间，隔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距离，不知道他们能否共情接纳。而现场观众的反应，打消了他这份担忧。银幕之下，埃及观众跟着片中人物一同欢笑、落泪，他坐在后排，甚至能看到观众微微颤动的肩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非常骄傲的。”回顾十余年的创作之路，大鹏一直偏爱讲述小故事，始终立足普通人的视角。在他看来，一个个鲜活具体的普通人，共同构成了立体的中国形象。

技术之外，更深的挑战来自叙事本身

电影自诞生之日起，便始终与技术革新相伴而行。而今，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改变，早已不只是传统电影制作层面的技术升级，它拓展了视觉特效的实现路径，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影像生产方式、艺术表达形态与全球传播格局。随着一批国产人工智能影像作品陆续走向院线、亮相国际电影节，这场技术浪潮之下的电影探索，也呈现出新的面貌。

在首届阿斯塔纳人工智能电影节上，由中国创作团队2xLabs创作的人工智能短片《合龙》（*The Last Span*）斩获开放竞赛单元最佳故事奖。该片导演、深圳二十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田俊超介绍：“这部时长约17分钟的短片，灵感来自《富春山居图》遭火焚后断为两卷、分藏两地，后来又合璧展出的经历。构思剧本时，我们没有刻意去讲宏大的文化命题，而是从一个6岁小女孩想要过江找妈妈的简单愿望出发，促使一位背负过往创伤的修桥人走出心结。片中，众人经历江底巨兽带来的危机，两岸村民合力修好断桥，重建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人工智能的出现让团队能把更多精力放在故事和情感的表达上。田俊超举例，影片开篇想要营造疏离、孤独的情绪基调，如果采用传统实拍，需要等候合适的光线与天气。借助人工智能，团队可以快速测试清晨、落日、阴天等不同光线氛围下的视觉效果，短时间内尝试上百种视觉方案，把原本需要按天等待的测试过程，变成屏幕上即时可见的预览，修改起来也更灵活。“面对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我们其实也在被每一次技术迭代倒逼着调整创作流程，并不断追问：当实现画面的办法越来越多，我们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故事？”他期待观众看完这部人工智能影片，不只是惊叹于“这居然是人工智能做的”，更能记住片中的人物、接住故事传递的情绪，并愿意把这个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

一次与观众的交流，给追光动画导演邹靖带来了启发。一位观众向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普通观众该如何分辨一部动画是二维还是三维？这个问题对从业者而言本不言自明，邹靖脑中瞬间闪过诸多专业层面的解释，话到嘴边却停住了。他忽然意识到，站在普通观众的视角，用技术标准去划分动画类型，其实很难回答。在他看来，这件事恰恰折射出创作者的一重核心考验：创作者需要跨越自身专业立场与观众认知之间的隔阂，学会借用观众的眼光重新审视作品，与作品适度拉开距离，跳出固有的技术思维。“我们最应该拍的，是观众喜爱、我们自己坐在影院里也同样想要看见的电影。”在他眼中，电影如同人与人的交往，是一门求同的艺术。身处节奏不断加速的时代，观众审美持续流动变化：昨日动人的故事，放到今天或许显得沉闷；今天收获好评的作品，未来也可能迎来不同的评价。正因如此，创作必须与时俱进。“创作者要保有敏锐的时代感知力，留心人心、社会环境与创作观念的变迁，并在变化之中寻找叙事的平衡点。”

“也许我们现在到了重新‘发明’电影的时候。”导演、编剧董润年认为，电影自诞生起便与科技深度绑定，并随技术革新不断演化：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时代迈入数字时代，如今又迎来人工智能浪潮。创作方式和观看方式都在持续更新。技术变局之外，更深层的挑战来自叙事本身。“观众早已厌倦似曾相识的剧情、刻意设计的冲突反转、同质化的人物设定，还有一眼便可预判走向的故事。真正扎实的电影叙事建构，要正视现实境遇、看见社会问题、理解人性多面，在此之上完成主体性的重建、人际善意的重构与生存信念的重塑。”在他看来，面对技术的挑战，电影行业应当敞开怀抱，接纳来自不同领域的创作者，让创作热情与新鲜的叙事思维充分涌流，推动电影艺术持续迭代生长。

以生命共情讲好中国故事

“为什么选择拍摄《滚蛋吧！肿瘤君》中的熊顿、《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韦一航、《我们一起摇太阳》中的凌敏等特殊的生命个体，如何理解人物、又为何以这样的方式呈现他们。”这是导演韩延创作路上常被问到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似关乎题材，实则指向他的创作起点。在韩延看来，支撑他持续保有创作表达欲的核心，始终是“人”，是一个个真实的、并不完美却拥有平凡生命力的人。他认为，中国形象不是美食、服饰、山水等符号元素的简单堆砌，而是由无数姿态各异、鲜活立体的中国人共同构成的。“创新不等于炫技，而是怀着真诚，用贴合时代的方式讲述中国人的故事，既讲给国内观众，也传递给世界。”韩延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够理解观众，抚慰、治愈观众，并带给他们情绪上的放松。“观众不是冰冷的数据，而是身边赶路的普通人。他们有着丰富的情感，我要做的，就是尽力捕捉、记录他们，和他们的心跳同频。”

导演、编剧章笛沙结合《群星闪耀时》的创作实践，分享了国产科幻电影的本土化叙事探索。项目刚启动时，团队一度陷入迷茫，“那时候我们一直在追问，怎么拍才能拍出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科幻电影？”带着这个疑问，团队沉下心查阅史料，寻找根植于我们文化血脉里独有的感动。随着对历史的深入了解，最终被“两弹一星”那段艰辛奋斗的岁月深深打动。当年物资极度匮乏，基础薄弱，先辈们创造奇迹，靠的不是孤胆英雄，而是算盘、计算尺、人力演算，是数十万民兵沿着数万公里线缆值守，用最原始的方式守护卫星、托举遥远的太空航程。“这些不是艺术的虚构，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一代拓荒者靠纸笔、靠毅力，为中国敲开了通往宇宙的大门。”也正是在这段寻访中，团队找到了创作之根，确立了独特的叙事构想：跳出“未来拯救过去”的常见模式，写“过去拯救未来”——先辈种下的精神之根，在65年后托举迷失太空的后代回家。章笛沙说，那段岁月里还有很多没有留下名字的奉献者，正是无数平凡的普通人汇聚在一起，才化作璀璨星河，这就是他心中“群星闪耀”的本意。所以在塑造银幕上的中国形象时，他坚持要表现鲜活、有温度的普通人。“当观众在电影院里看到一个个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在关键时刻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的时候，那种情感的共鸣，才能够真正地直击人心。”

此次论坛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承办，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电影局、宁波市人民政府协办。

音乐剧《大状王》

补齐短板方能行稳致远

□吴珊雅

不久前，粤语音乐剧《大状王》在上海文化广场连演20场，吸引超35000人次观演。该剧自2022年首演以来，凭借突破性的艺术表达与深刻的文化内涵，不仅获得各类荣誉，还被观众盛赞为“华语音乐剧之光”。然而，若只把目光停留在剧本、音乐和表演等创作层面，仍不足以解释它为何能跨地域持续引发共鸣。一部作品的成功，除了创作上的突破，制作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细究《大状王》的成功，会发现它更像一次契合“木桶定律”的系统性生产：一个老选题、一部粤语剧本，耐着性子“十年磨一剧”。它能走多远，不取决于某一块特别突出的长板，而在于从剧本、音乐、舞美、表演到运营管理等每一块“木板”都尽可能打磨到没有明显短板。起关键作用的，是主创团队高度一致的整体意识，以及对每个细节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

《大状王》市场票房与观众口碑的双丰收，并非因为它拥有一块不可复制的“超级长板”，而在于主创团队主动规避偏科，系统性打磨创作与制作全流程，以均衡品质打动跨地域观众。从剧本、词曲到舞美、灯光、调度，再到运营管理，各个环节相互支撑，才让作品在不同城市、不同观众面前保持稳定的完成度。这种整体意识高度一致的职业态度，正是其成功的深层密码。反观当下一些音乐剧创作，恰恰陷入“集中火力打造单一卖点”的误区：押宝流量演员、宏大舞美或宣传造势，把资源、资金和注意力集中堆在少数长板上。这并非对木桶定律的生动体现，而是对它的误读。市场上常见的“长板惊艳、短板致命”作品——有旋律出彩但剧本单薄的，有舞美华丽但叙事空洞的，还有营销火热但质感粗糙的，即便有足够出彩的局部，短板仍会割裂观众体验，导致口碑两极分化，作品难以形成长线生命力。

对当下中文音乐剧而言，与其押注单一长板，不如补短板、强系统。而补短板、强系统，最终要落到细节打磨上，因为短板往往隐藏在无数容易被忽视的细节之中。细节打磨是创作与制作的基础工程：宏大框架容易搭建，但微小细节上的疏漏，往往成为木桶的缝隙。优秀的舞台创作，正需要持续排查、修补缝隙，不让任何环节拖垮整体观感。相比于一些创作者把作品成功寄希望于流量演员、视觉奇观和高强度营销，《大状王》团队选择的是通过剧本围读、工作坊、预演、正式演出等步骤不断打磨作品。从2015年萌生创意，到2022年正式首演，再到2025年首度内地巡演，作品历经近十年打磨，才走出本土接受市场的全面检验，其间仅剧本修改就超过20稿。2019年预演后，团队收集数千条观众反馈，结合业内人士意见，做出大刀阔斧的修改，砍掉所有现代戏和次要角色，跳出常见的“佛跳墙”式元素堆砌套路，让故事焦点重回古代公堂与主线冲突。为让演出文本更扎实、舞台调度更精密，编剧、作词、作曲与舞美、灯光、演员团队形成高度协同，创作、制作、表演之间达成“三位一体”的默契，力求每个元素都服务于核心主题。

所谓细节，首先意味着尊重舞台传播规律，不把创作自嗨等同于艺术品质。艺术创作可以追求创新亮点，但绝不能放任漏洞存在，也不能因为观众看不到、不了解就敷衍了事。一处不受重视的细节短板，会持续消解观众的情感投入；无数扎实的细节叠加，才可能完成合理的艺术拼贴，构建完整、可信、有吸引力的戏剧世界。《大状王》的打磨过程，本质上也是主创团队不断换位思考的过程。一直以来，很多艺术创作者习惯于从主创自我欣赏的视角出发，忽略观众的接受门槛。随着接受美学逐渐普及，文艺创作中的“受众视角”也日益为创作者所认知和接受。在舞台艺术创作中，观众能否看懂、是否共情、可否入戏，决定了一部作品能否持续与观众产生联结，长久地活在舞台上。建立“观众视角”，于细微处敬畏舞台，正是音乐剧制作的基本法则。

一部精品音乐剧的诞生，不止于从排练厅走到首演，更是一项确保之后每一场演出稳定输出的长期工程。目前来看，《大状王》印证了这一点。在两轮内地巡演中，剧组的综合能力经受住了考验，展现出行业稀缺的精细化运营与综合管理能力：针对内地观众观剧习惯，调整台词信息密度、优化字幕翻译，因地制宜调整现场调度方案，在巡演硬件限制下尽可能保留舞台完整性。以往一些剧目首演版本精良，巡演版本却缩水，成为致命短板。而《大状王》剧组坚持“演出无小事”，沉下心盯紧所有不起眼的细节，把字幕、音响、技术衔接等容易被轻视的环节做到极致。这种超越表面收益考量的追求，体现着平视所有工种的职业态度，也是确保剧组长期稳定运作的基石。

当前中文音乐剧正处在快速发展的机遇期，行业已经积累起一定的观众基础，也涌现出不少优秀创作者，但真正欠缺的，是沉下心打磨全流程的职业态度与专业精神。《大状王》的成功，对其他音乐剧的复排、重制显然具有激励效应。与《大状王》同期获得音乐剧市场热烈反响的《风声》，在收获观众喜爱的同时持续迭代打磨，保有强劲生命力。以上海“星空间”系列为代表的小剧场音乐剧，持续推出新作，形成具有地域辨识度的文化现象。面向未来，唯有更多创作者放下“单点突围”的浮躁心态，正视每一处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补齐各环节的短板，打造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成熟作品，中国原创音乐剧才能真正扎根本土，走出一条品质稳定、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作者系中演院线品牌战略中心总监）

创作观察



音乐剧《大状王》剧照

第十六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开幕

本报讯　10月29日，由中国摄协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在河南三门峡开幕，第十六届中国摄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同期举行。本届艺术节以“七秩追光　金像在场”为主题，推出包括金像奖获奖者作品展、第30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精品展、第十二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精品展、第六届全国青年摄影大展精品展、第二届中国手机摄影大展等在内的8个主题展览，全面呈现近两年全国摄影创作成果。

本届艺术节各展览围绕视觉语言建构、展陈方式创新和数字技术融合进行探索，强化作品、空间与观众之间的连接，为观者营造层次丰富、沉浸感强的观展体验。其中，金像奖获奖者作品展突出专业特色和艺术品质，为每位获奖者设置专属展示区域，由获奖者与策展人共同制定展陈方案，力求精准呈现其创作理念，凸显艺术个性。“金像面对面”学术活动邀请本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多位获得者分享创作理念与实践经验，帮助广大摄影人拓宽艺术视野，发挥金像奖的行业引领作用。本届艺术节将持续至11月23日。（路斐斐）

“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肇兴”展亮相国博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运城市人民政府、山西省文物局共同主办的“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肇兴”展亮相国博。此次展览从考古视角串联山西运城地区重要考古发现，勾勒出该区域自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历史进程。

运城地处山西省西南部、黄河东岸，古称为河东地区。这里光照充沛，土地肥沃，盐、铜资源丰富。此次展览分为“仰韶之光”“冀州故地”“中条吉金”“周室蕃屏”四个单元，精选200余件（套）展品，充分展现了运城与中华文明兴起、演进的紧密关系。主办方表示，希望观众跟随该展览走进大河之东的历史深处，深入理解运城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独特作用与重要地位，感受体悟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王　觅）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发行部电话（同微信）：18600547157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